

## 試論劉長卿詩中的禪宗美學

李慧玟

### 摘要

大曆時期地方官詩人劉長卿，由於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與禪宗思想有著密切的關係，詩歌創作也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並形成了獨特的風格。本文著重於論述劉長卿與禪宗的關係，探討禪宗對劉長卿思想和創作的影響，並進一步探微劉長卿詩中傳達出的禪宗美學。

關鍵詞：劉長卿、禪宗、美學

## 一、前言

唐代詩人劉長卿(718?-790?)<sup>1</sup>，字文房，行八。祖籍宣城<sup>2</sup>，郡望河間<sup>3</sup>，後遷居洛陽。<sup>4</sup>他的上世今僅知其祖父劉慶約官至考公郎中<sup>5</sup>，餘無可考。劉長卿父輩事蹟無考，從詩中所述青年時代的家境來看<sup>6</sup>，其父似無仕宦，家境顯然是較貧寒的。劉長卿妻姓氏無可考。兩女，一嫁李穆<sup>7</sup>，一嫁崔真父。<sup>8</sup>兩子，晚生。<sup>9</sup>

劉長卿早年久困場屋；安史亂起後方解褐授官，卻又兩遭誣陷，長年貶謫；晚年始遷隨州刺史，卻又因亂失官，其一生確實是坎坷多難。在盛唐、中唐之間號為大家，被公認是大曆時代最優秀的詩人<sup>10</sup>，只是他生長在盛唐和中唐的過渡期，前期有著王、孟、李、杜等大家的閃耀光芒，後期又有韓、孟、李、白、柳等名家的光輝，在名聲上尚不及同時期的韋應物，因此他的作品常被忽略。

後代詩評家對劉長卿頗為推崇，甚至將他與「詩聖」杜甫相提並論。<sup>11</sup>然而直到目前，學術界對劉長卿作品的研究還相當籠統和概括，相關研究還相當少，本文將試著以大曆時期特殊的社會歷史背景，探討劉長卿詩中的禪宗思想，並進一步分析劉長卿詩中的禪宗意象美和禪宗內涵美，以期能顯現劉長卿及其

<sup>1</sup> 關於劉長卿的生卒年，學術界的爭議頗大，至今未取得一致意見，長卿生卒年舊籍無載，今依楊世明之說定其生卒年，參見楊世明：《劉長卿集編年校注》編年年譜，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9，頁627-641。

<sup>2</sup> 中唐林寶：《元和姓纂》卷五：「考公郎中劉慶約，宣州人，孫長卿，隨州刺史。」；姚合：《陔餘叢考》：「(劉長卿)宣城人」，同前註，劉長卿生平資料，頁623。

<sup>3</sup> (元)辛文房《唐才子傳》言河間人；高仲武《中興間氣集》以為河間人，同前註，頁626。陳順智：《劉長卿詩歌透視》劉長卿詩歌系年考辨（武漢：湖北人民1994.10，頁187）認為河間指其郡望而言，此依陳言。

<sup>4</sup> 傅璇琮認為劉長卿在洛陽、襄陽一帶是有家院的，很可能這一帶就是他早期的實際居住地。（《唐代詩人叢考》，劉長卿事蹟考辨，北京：中華書局，1980.1，頁261-262）陳順智舉證多首詩，判斷他後來遷居洛陽（《劉長卿詩歌透視》劉長卿詩歌系年考辨，同前註，頁187）。

<sup>5</sup> 見中唐林寶：《元和姓纂》卷五：「考公郎中劉慶約，宣州人，孫長卿，隨州刺史」，同註2，頁623。

<sup>6</sup> 劉長卿 睢陽贈李司倉：「只為乏生計，爾來成遠遊。一身不家食，萬事從人求。」；早春贈別趙處士還江左時長卿下第歸嵩陽舊居：「予亦返柴荆，山田事耕耒」。

<sup>7</sup> 劉長卿有 酬李穆見寄、登遷仁樓酬子婿李穆、送李穆歸淮南詩。

<sup>8</sup> 劉長卿有 送子婿崔真父歸長城、送子婿崔真父李穆往揚州四首詩。

<sup>9</sup> 劉長卿 戲題贈二小男 謫宦睦州期間，約五十七歲至六十三歲。

<sup>10</sup> 對於大曆時期的錢劉，一般人皆以為劉高於錢，如明許學夷《詩源辨體》卷三十六：「中唐雖稱錢劉，而錢實遜劉」；明王世貞《藝苑卮言》：「錢劉並稱故耳，錢似不及劉」同註1，歷代評論匯錄，頁600、597。清李重華《貞一齋詩說》亦云：「大曆名手，錢不如劉」（參見儲仲君：《劉長卿詩編年箋注》歷代評論，北京：中華書局，1999.11，頁612）。

<sup>11</sup> 如薛雪《一瓢詩話》稱其「得意處竟可與少陵索笑」，同前註，頁611；清牟願相《小澗草堂雜論詩》稱其「博厚聲醇，不減少陵」（同註1，頁606）。

詩歌的另一面貌。

## 二、劉長卿詩的禪宗思想背景

劉長卿詩集中，計參訪過的禪寺有：禪智寺、思禪寺、雙峰寺、麓山寺等，和劉長卿往來過的禪師有：勤照和尚，寫有《送勤照和尚往睢陽赴太守請》詩；演和尚，寫有《禪智寺上方懷演和尚寺即和尚所創》詩；寂上人，寫有《赴宣州使院夜宴寂上人房留辭前蘇州韋使君》詩；隱空和尚，寫有《過隱空和尚故居》詩；靈祐上人，寫有《題靈祐上人法華院木蘭花》和《題靈祐和尚故居》詩；休禪師，寫有《遊休禪師雙峰寺》詩；般若禪師，寫有《長沙贈衡岳祝融峰般若禪師》詩；真禪師，寫有《尋白石山真禪師舊草堂》詩；鮑禪師，寫有《喜鮑禪師自龍山至》詩；盛禪師，寫有《尋盛禪師蘭若》詩，劉長卿與禪宗一直有著密切的關係，綜觀劉長卿詩中滲透禪宗思想的原因，約可分為安史之亂、兩次貶謫、時代風氣的影響，以下分述之：

### （一）安史之亂

天寶年間，在劉長卿忙著奔波洛陽、長安，汲於求取功名時，就開始和禪宗產生了因緣，留下了送別勤照和尚的詩：

#### 送勤照和尚往睢陽赴太守請

燃燈傳七祖，杖錫為諸侯。來去雲無意，東西水自流。

青山春滿目，白月夜隨舟。知到梁園下，蒼生賴此遊。

詩中美揚禪宗弘揚傳承，禪宗本是無住無念，自是自在來去，如雲水飄逸，詩人明月送別，不捨禪師遠遊，但念及蒼生百姓，從此受益良多，這首詩反映了劉長卿早年對禪宗並無太深刻的體會，表達的還只是對禪境的一般性描繪和認識，思想和禪理還清楚分離，只是淺談禪性的詩而已。

天寶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祿山在范陽舉兵誓眾，號稱二十萬，一路披靡，君臣上下驚慌失措，一時竟無人能沉著應亂。隔年六月，相繼潼關失守、長安淪陷，玄宗奔蜀，肅宗即位靈武，唐與安史亂兵展開了長達八年的艱辛苦戰，形勢始終都未曾輕鬆，環顧四境，干戈未定，哀鴻遍野，生靈塗炭。

安史亂後，唐帝國已是內憂外患、滿目瘡痍，長達八年的戰亂，人們經歷

了人間苦難，成為銘刻在心中不可抹滅的記憶。劇烈的滄桑變故，讓人們開始對歷史進行反省、重新審視自我的存在，理想的破滅和現實的缺憾，給人們帶來極度的空虛、失望和感傷，為了擺脫這精神上的苦惱，大多數人都在尋求填補心靈空虛的止傷劑，此時「大多數的士大夫，向宗教尋求精神逃避和寄託的淨土，尤其是禪宗的熱衷」。<sup>12</sup>宗教獲得了滲入士大夫階級的最佳心理基礎，劉長卿和當時許多經歷這場大變亂的詩人們一樣，熱情逐漸凝結，心態日漸幽冷，由外轉成主觀的內省，禪宗此時成了劉長卿心靈的寄託，與禪的返照內心逐漸有所共鳴，在詩中滲入了禪的底蘊。如：

長沙贈衡岳祝融峰般若禪師

般若公，般若公，負跡何時下祝融。歸路卻看飛鳥外，  
禪房空掩白雲中。桂花寥寥閒自落，流水無心西復東。

這首詩寫於戰後大曆年間，喜般若禪師返歸路上，飛鳥漸沒入天際，寂靜禪房掩蔽青山白雲中，桂花寂寥紛紛揚揚飄落，流水無心，任意西東。詩中表達對般若禪師的仰慕，也顯示出他對般若禪師閒淡隨緣生活方式的嚮往，禪定靜觀飛鳥，禪悅白雲清雅，寂寂桂花自落，流水無住無心，一切皆浸濡在禪的喜悅，對於禪宗已是逐漸深化透徹，詩中漸染禪意，這與安史之亂後，劉長卿心態上的改變脫離不了關係。

(二) 兩次貶謫

與劉長卿同時的批評家高仲武在《中興間氣象集》裡說：「長卿有吏干，剛而犯上，兩遭遷謫，皆自取之」<sup>13</sup>，揭示了詩人不幸命運中的悲劇因素。在中國社會如果兼具才能和正直，往往不能見容於世，劉長卿具吏政的能力，但生性剛直、不同流合污，決定了他畢生受挫潦倒的命運。

至德二年（757），劉長卿出任長洲縣尉，隔年即被誣下獄，不久出獄，但仍被貶為南巴尉。這件事是劉長卿入仕後，第一次遭受的重大打擊，悲憤怨怒的劉長卿發出強烈的不滿：「斗間誰與看冤氣，盆下無由見太陽」（罪所上禦史惟則），強烈表達了冤屈和不平，心中充溢著鬱悶受枉。在極度的痛苦中，劉長卿開始尋求宗教上的精神寄託，在貶謫南巴期間，受禪宗的浸染日深，寫下

<sup>12</sup> 參見蔣寅：《大曆詩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8，頁 83。

<sup>13</sup> 參見楊世明：《劉長卿集編年校注》生平資料，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9，頁 626。

了參禪的詩，如：

禪智寺上方懷演和尚寺即和尚所創：

絕巘東林寺，高僧惠遠公。買園隋苑下，持鉢楚城中。  
斗極千燈近，煙波萬井通。遠山低月殿，寒木露花宮。  
紺宇焚香淨，滄洲擺霧空。雁來秋色裏，曙起早潮東。  
飛錫今何在，蒼生待發蒙。白雲翻送客，庭樹自辭風。  
捨筏追開士，迴舟狎釣翁。平生江海意，惟共白鷗同。

劉長卿在受到貶謫困厄，後來至禪智寺專程尋訪演和尚卻不遇，見寺院闐寂明燈燭火，掩映遠山寒木間，焚香裊繞中，凡塵也彷彿煙消雲散，身處清幽寺宇，紛亂的思緒得以平靜，世間的紛擾渺遠，仕宦的不得意逐漸拋腦後，對演和尚充滿傾心，可見兩人平日往來交情，隨後在大曆初，兩人即同遊東海龍興寺，詩中劉長卿更表達了自己對演和尚的欣賞：「偶聞真僧言，甚與靜者同。幽意頗相愜，賞心殊未窮」<sup>14</sup>，仕途受挫後的劉長卿，與禪師的交往愈頻繁，思想上也日益受禪宗影響。

大曆九年（774），鄂岳觀察史吳仲孺欲截留輸送京師錢糧，劉長卿不與，吳仲孺遂誣陷長卿犯贓二十萬貫，朝廷派遣監察御史苗伾就推，劉長卿最後被貶為睦州司馬。這是劉長卿仕途再一次沉重打擊，他在詩中說：「地遠心難達，天高謗易成。羊腸留覆轍，虎口脫餘生。」（按覆後歸睦州贈苗侍禦），天高皇帝遠，道盡了小官吏的無奈委屈，滿懷虎口脫身後的驚悸和沉痛。但相較上一次貶謫南巴，不再那般激憤，經歷了長時間坎坷歷鍊後，再度面對放逐，他已變得坦然沉著，心境日漸曠達空明，強烈的情感表現淡化為一種禪透徹的內蘊。如：

喜鮑禪師自龍山至

故居何日下，春草欲芊芊。猶對山中月，誰聽石上泉。  
猿聲知後夜，花發見流年。杖錫閒來往，無心到處禪。

詩中敘述鮑禪師住居春草蒨鬱芊芊，靜觀深山明月，傾聽石上泉水潺潺，一念

<sup>14</sup> 參見劉長卿詩 登東海龍興寺高頂望海簡演公。

不生，到處都是禪意，經過靜定諦聽，把人引向本真的沉靜境界，更顯澄淨空靈。可以感受到劉長卿逐漸將昔日目光收斂起來，到內心深處去尋求精神的自由和情感的慰藉，進退維谷的現實生活和險惡多舛的仕宦生活，不值得再留戀，在睦州貶謫生活，劉長卿與當地的真禪師、鮑禪師來往，參禪訪寺兼詩友贈答，他與禪宗的關係，隨著仕途的坎坷愈加密切，詩風日漸蕭散閒遠，詩中也沾染了禪意、禪境。

### （三）時代風氣

禪宗乃是印度佛教的中國化、民族化，是印度形而上思辯精神與中國實用理性主義的巧妙結合，禪宗保持了佛教空、滅、寂、滅的出世思想，對現實世界的各種誘惑採取超然的態度；秉棄了佛教本身原有的邏輯推理和修行的戒律，從而使宗教成為一種心靈化、生活化、藝術化的審美活動，不僅深受各界人士的廣泛歡迎，而且對詩歌創作也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安史亂後，南宗禪漸興，尤其受到當時士大夫的歡迎，主要是因為士大夫的人生觀與生活情趣」<sup>15</sup>，南宗禪的「頓悟」說，投合了士大夫的心意，因為它無須坐禪也不苦行，展現一種更精緻高雅的生活方式，怡悅山水之間，無拘無束、悠然自得，這正是士大夫傾心嚮往的境界。禪宗因為受到士大夫的歡迎，迅速興盛，禪林的清靜閒適，禪僧的機鋒警語，禪理的深奧玄妙，禪家自我心理平衡的「悟」，對士大夫們皆充滿了吸引力，如果不習於山居生活，還可以隱於市朝，南宗禪直指本心，認為只要「心地無非」、「心地無痴」、「心地無亂」<sup>16</sup>，便是戒定慧，因此南宗禪受到了士大夫的一致推崇，傾慕向道以禪為宗，形成一股時代風氣。

寺院的地勢總是傍山建造，居高臨下，不僅可以開闊視野，且能沉浸寺院的清幽，山間寺景變化萬千，訪客尋幽探勝，詩人們駐足忘返並載之於詩。劉長卿身為大曆時期江南地方官詩人<sup>17</sup>，擁有地利之便，深受當時時代風氣的影響，也留下了許多尋幽訪寺的詩。如：

#### 登思禪寺上方題修竹茂松

<sup>15</sup> 參見葛兆光：《禪宗與中國文化》，台北：里仁書局，民 76.10，頁 30。

<sup>16</sup> 《壇經·頓漸品》，參見丁福保箋注：《六祖壇經箋注》，台北：文津出版社，民 79.4，頁 219 - 220。

<sup>17</sup> 參見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80.1，頁 238。

上方幽且暮，台殿隱蒙籠。遠磬秋山裏，清猿古木中。  
眾溪連竹路，諸嶺共松風。儻許棲林下，甘成白首翁。

詩人參訪寺院，清幽寂靜，殿宇樓閣，翠竹流水，秋山迴盪著遠方鐘磬聲，松風吹拂林間，彷彿置身世外桃源、人間佛國，自然的律動、大化的生機，俗慮逐漸沉澱，心無挂礙，和世俗暫時絕緣，空諸一切的觀照，留連禪寺幽靜環境，自然恬然安適淡泊機心，這與當時士人活動、時代風氣不無關係。

劉長卿與禪宗僧人常有往來寄贈，與他交往的僧人大多是詩僧，以文會友、詩文互賞，是其密切交往的重要原因，也留下不少作品。如：

#### 題靈祐和尚故居

歎逝翻悲有此身，禪房寂寞見流塵。多時行徑空秋草，幾日浮生哭故人。  
風竹自吟遙入磬，雨花隨淚共霑巾。殘經窗下依然在，憶得山中問許詢。

在此詩之前劉長卿曾經探訪過靈祐和尚，感受到禪師的感召，「高柯倘為楫，渡海有良因」<sup>18</sup>，這首詩中表達了相憶的孤寂落寞心情，更可以看出劉長卿與靈祐和尚的深厚情誼，《詩歸》鍾惺曰：「首句洞見本原，不是尋常哀樂語」<sup>19</sup>，金人瑞在《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中也說：「哭和尚，看他不悲和尚無身，反悲自己有身，妙絕！妙絕！」<sup>20</sup>，以悲己之有身和眾生的流轉，來表達對道業圓成高僧如依恃般的敬仰，與禪師的來往，禪宗思想的薰習，足見劉長卿受時代風氣的影響。

### 三、劉長卿詩中的禪宗美學

#### （一）劉長卿詩中的禪宗意象美

「意象是經過詩人審美經驗的淘洗與篩選，選取符合詩人的美學理想和趣味的經驗，經過詩人思想、感情的化合與點染，滲入詩人的人格和情趣等因素，而後在詩中呈現的物象，可以說就是加工後的物象，也可以說是融入了主觀情意的客觀物象，或借助客觀物象所表現出來的主觀情意，這就是我們所謂的『意

<sup>18</sup> 參見劉長卿詩 題靈祐上人法華院木蘭花。

<sup>19</sup> 參見儲仲君：《劉長卿詩編年箋注》評論，北京：中華書局，1999.11，頁 496。

<sup>20</sup> 同前註。

象』。<sup>21</sup>一首詩的意象和與之對應的詞語，都有其獨特之處，可以表現出詩人的風格，即「一個詩人有沒有獨特的風格，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是否建立了他個人的意象群」。<sup>22</sup>劉長卿在禪宗內蘊的意象表現上有其獨特之處，形成特殊的禪宗意象美：

### 1、禪意的雲

「有唐一代，尤其至中晚唐，騷客詩僧們更在對雲一語詞有著不同以往的意象闡發，尤其佛教禪宗的出現，使得白雲意象與禪意緊密結合，給唐詩灌注了新的精神。此時之詩人創作，出現了許多禪典、禪理、禪趣詩等」<sup>23</sup>，劉長卿詩中有許多從靜態的自然美中悟得禪趣而體驗到的怡悅。如：

#### 尋南溪常山道人隱居

一路經行處，莓苔見履痕。白雲依靜渚，春草閉閑門。  
過雨看松色，隨山到水源。溪花與禪意，相對亦忘言。

這首詩已將禪宗精神滲透到人格深處，它所表現出來的是對禪的親近和信賴，詩人一路上尋找僧人隱居之所，白雲悠悠氣定神閑，春草茵茵閒逸門前，新雨過後，山林清新翠綠，沿途隨性走訪水源處，此時詩人也領略到寂靜空靈、因色悟空的境界。明陸時雍《詩鏡》評此詩言：「惟其深悟禪意，故對花而忘言也」<sup>24</sup>，清喬億《大曆詩略》：「結處拈花為喻，不沾身說法，尤超」<sup>25</sup>，水流雲在，引起詩人追求閒適自然的情致，而這種情思又和水、雲相契合，心境和視鏡的水、雲渾然匯為一片詩思。

「『雲』的禪意化，正是南宗禪淡泊無心，取代北宗住心觀靜的結果」<sup>26</sup>，因為安史之亂後及其後遺症的影響，使大曆時期詩人帶來的幻滅感，夢醒後的惆悵和失望，他們更深地領悟了禪宗的淡泊閑適、平靜恬然的意義，南宗禪將禪的意味滲透在日常生活中，使它構成一種隨緣任轉的態度，在劉長卿的詩中也可以看出這種澹泊、清靜生活與閑散、自由的心境。如：

<sup>21</sup> 參見古遠清、孫光萱：《詩歌修辭學》，台北：五南，民 86.6，頁 114-137。

<sup>22</sup> 參見袁行霽：《中國詩歌藝術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6，頁 56。

<sup>23</sup> 參見彭壽綺：《唐詩中「雲」意象之承襲與發展—以初盛唐為主》，中興大學中文碩士學位論文，民 87，頁 183。

<sup>24</sup> 參見儲仲君：《劉長卿詩編年箋注》評述，北京：中華書局，1999.11，頁 191。

<sup>25</sup> 同前註。

<sup>26</sup> 參見周裕鍇：《中國禪宗與詩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頁 67。

松路向精舍，花龕歸老僧。閑雲隨錫杖，落日低金繩。（遠公龕）  
誰識往來意，孤雲長自閒。風寒未渡水，日暮更看山。（下山）  
峰峰帶落日，步步入青靄。香氣空翠中，猿聲暮雲外。（陪元侍禦游支  
硯山寺）  
不知波上棹，還弄山中月。伊水連白雲，東南遠明滅。（渡水）  
雲起遙蔽虧，江迴頻向背。不知今遠近，到處猶相對。（秋雲嶺）

詩中「閑雲」、「孤雲」、「暮雲」總是出現在幽靜的山中，透露出詩人寧靜、平淡、悠遠的心境，禪宗是崇尚山林的佛教，山林與禪宗有不解之緣。身似清風，心如明月，參訪禪寺，浸淫禪機，靜謐山林，白雲飄飄，此刻長卿心中了無掛礙，無塵無垢，顯示無心淡泊的禪趣。秋天雲朵飄蕩山嶺，如夢似幻，山峰與雲靄，虛實互用，更顯迷人。詩與禪相通，所謂言有盡意無窮，以精粹語言，表達不可感覺乃至不可思議的妙趣。雲的行蹤飄忽不定，自由無羈束，飄來蕩去，自由適意，無所繫心，代表著高潔、自由、閒適，這正是當時詩人夢寐以求的心靈境界。

雲的「有形」、「無跡」，任隨無性的本性，與詩人已是物我合一，兩心相契，可見，「雲」以其潔白的顏色，飄忽的軌跡，千變萬化的形態，賦予詩人豐富的聯想，創造出多采多姿的生命，劉長卿筆下的「雲」與禪緊密結合，一切都染上了禪意，呈現一種美感。

## 2、禪意的鐘

周裕鍇在《中國禪宗與詩歌》中說：「在盛中唐寧靜的山水世界中，也許再沒有一種聲音比鐘磬聲更富有禪意和詩意，它使靜謐的世界顯得更空靈、悠遠」。<sup>27</sup>唐代鐘聲呈現藝術禪思化的現象，絕大多數是寫於深山古寺，籠罩著沉重的佛理禪思。劉長卿的詩中，即許多這種表現禪意的鐘聲。如：

香隨青靄散，鐘過白雲來。野雪空齋掩，山風古殿開。（自道林寺西入  
石路至麓山寺過法崇禪師故居）  
幽意頗相愜，賞心殊未窮。花間午時梵，雲外春山鐘。（登東海龍興寺  
高頂望海簡演公）  
古墓依寒草，前朝寄老松。片雲生斷壁，萬壑遍疏鐘。（棲霞寺東峰尋

<sup>27</sup> 同前註，頁 108。

南齊明征君故居 )

水田秋雁下，山寺夜鐘深。寂寞群動息，風泉清道心。( 石樓 )

詩人佇立巔峰，突然間他發現了一個頗具靈性的自然，在斷崖峭壁之上，片片雲彩繚繞浮動其間，千山萬壑迴蕩著清脆疏朗的鐘聲，打破了寧靜的虛空，彷彿心靈頓悟了些什麼，聽見鐘聲就恍若聽到了梵唄之聲，也即是梵寺佛理顯現之所，無掛無礙，顯得那麼靜謐、安詳，這也是禪的基本趨向。而『唐詩的鐘聲是「清心」的』<sup>28</sup>，「清心」就是脫離塵世的一切羈絆，清除雜念，整個身心都沐浴在禪境中，午間伴隨梵音傳來的山間清鐘，或是寒山古鐘、月夜聞鐘、遠山淨鐘，心靈走向一片寧靜澄澈的詩境中，一切亂世煩擾都被清涼的鐘聲滌蕩清洗，鐘聲帶來的正是清除雜念的禪家意趣。再如：

晤語青蓮舍，重門閉夕陰。向人寒燭靜，帶雨夜鐘沈。( 秋夜雨中諸公過靈光寺所居 )

蒼蒼竹林寺，杳杳鐘聲晚。荷笠帶夕陽，青山獨歸遠。( 送靈澈上人 )

遠方竹間杳然的鐘聲，或是迴盪雨聲中沉緩的晚鐘，茂密的森林，在清幽的竹林深處，花木掩映著靜謐的禪房，山光蒼翠，潭影澄澈，夜晚萬籟俱寂，只有幾許疏鐘悠悠迴盪，這是何等靜寂幽邃的境界。鐘聲的節奏是平緩的，疏鐘與長卿澹泊閑靜的心態，此刻是相契的，在宴坐禪定方式下的靜觀默照，都體現了長卿寂然的心境，散發著幽靜淡雅的清氣，外在物境與萬慮洗然的內在心境融為一片寧靜的意境。

鐘聲也是不可捉摸的，動亦靜，實亦虛，色亦空，動靜不二，象徵著禪的本體和禪的本體。鐘聲從闐寂中響起，又在靜默中消失，傳達出來的意涵是永恆的靜和本體的靜，將人帶入心靈合一的致美神秘精神境界，鐘聲成了一種時間形象，在它的聯繫下，彷彿霎時間的過去、現在、未來融合一起，剎那即是永恆。蒼蒼竹林，寂寂斜陽，萬籟俱靜，鐘聲沉浸在寧靜和諧的精神世界，詩人在此時泯滅機心，浸潤於對人生宇宙永恆的體驗領悟，這是詩的世界，更是禪的世界！

「詩與禪常喜歡超脫實用的世界，把人或物孤立起來，放在一個適當的距

<sup>28</sup> 參見傅道彬：《晚唐鐘聲—中國文化的精神原型》，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6，頁 242。

離去欣賞」。<sup>29</sup>唐詩鐘聲的藝術表現，也體現在空間形式上的高遠清空，隨著禪家清空觀念的滲透，鐘聲逐漸悠遠清切，日暮時分，鐘聲從遙遠的天際雲間、蒼山遠寺飄來，越遠想像空間越廣闊。鐘聲經由千山阻隔，造成依稀微茫、餘音不絕的藝術效果，一定的距離把審美主體和審美客體、審美物象與自然世界區別開來，這裡悠揚動聽的鐘聲，從遠山林間傳來，宗教感情轉化為一種審美情感，將禪意轉化為一種詩情，鐘聲餘音裊裊不絕，體現了悠遠無窮的禪宗意境。

## （二）劉長卿詩中的禪宗內涵美

### 1、空靈美

「空」本是佛家之語，佛教謂「四大皆空」。「靈」乃靈氣、靈奇，周濟云：「初學詞求空，空則靈氣往來」<sup>30</sup>，嚴羽謂盛唐詩：「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sup>31</sup>，空靈乃是一種超逸靈妙，無跡可求的境界。

藝術心靈的誕生，在人生忘我的一剎那，即美學上所謂「靜照」。靜照的起點在於空諸一切，心無掛礙，和世務暫時絕緣，這時一點覺心，靜觀萬象，萬象如在鏡中，光明瑩潔，而各得其所，呈現它們各自的充實的、內在的、自由的生命，所謂萬物靜觀皆自得。這自得的、自由的各個生命，在靜默裏吐露光輝。空明的覺心，容納著萬境，萬境進入人的生命，染上了人的性靈。<sup>32</sup>

「靜照」，並不是人的心靈引向死寂，這其中包含著無限的可能：「禪是動中的極靜，也是靜中的極動，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動靜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禪是中國人接觸大乘佛義後認識到自己心靈的深處而發揮到哲學藝術的境界，靜穆的觀照和飛躍的生命，構成藝術的兩元，也是『禪』的心靈狀態」<sup>33</sup>。劉長卿詩中，即有許多體會「動靜不二」的禪趣，運用動和靜的對立統一關係，以動寫靜，以靜寫動，喧中求寂，寂中有喧，表現充滿禪意詩情的境界。如：

### 過橫山顧山人草堂

<sup>29</sup> 參見黃永武：《中國詩學—思想篇》，台北：巨流圖書公司，民 65.4，頁 228。

<sup>30</sup> 參見（清）周濟等著，顧學頡校點：《介存齋論詞雜著》，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5，頁 4。

<sup>31</sup> 詩辨，參見嚴羽：《滄浪詩話校釋》，台北：里仁書局，民 76.4，頁 26。

<sup>32</sup> 參見宗白華：《美學與意境》，台北：淑馨出版社，民 78.4，頁 227。

<sup>33</sup> 參見宗白華：《美學散步》，台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民 82.9，頁 12。

祇見山相掩，誰言路尚通。人來千嶂外，犬吠百花中。  
細草香飄雨，垂楊閑臥風。卻尋樵徑去，惆悵綠溪東。

這首詩描繪了一幅出塵入化的意境，層層疊疊的山峰相互掩映，誰知這層疊的山峰之間尚有道路可通，越過無數的山峰，在百花叢中不時傳來陣陣狗吠的聲音，茸茸細草之上，花雨香飄，而垂楊在春風中閑適，雖不吹而流動可親。詩的意象有動有靜，給人們的感覺卻像是在那一瞬間凝然，顯得格外靜謐安詳，畫面上的長卿彷彿已消卻了人的感覺，顯得那樣的淡然而恬靜，澄澈照亮了自己的內心，所以能捕捉到一種空靈高妙的意境，從而呈現一種永恆的靜謐。劉長卿還有一些詩，也是描寫聲響在靜寂中的意境。如：

寂寂孤鶯啼杏園，寥寥一犬吠桃源。（過鄭山人所居）  
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杏園、桃源來比擬山人隱居之所，寫景如一幅幽靜圖畫，唐汝詢《唐詩解》曰：「山深而猶閉門，其好靜可知也」<sup>34</sup>，造成如此靜寂的幽境，主要即是藉由鶯語、犬吠聲，更加襯出空寂的禪意。暮色蒼茫，山路漫長，旅人孤寂勞頓，風雪山路踽踽行進，借宿在貧窮簡陋的茅屋，旅人夜間已經就寢，在萬籟俱寂中，忽然聽見犬吠聲打破闐寂夜空，施補華《峴傭說詩》：「其清妙自不可廢」<sup>35</sup>，空寂靜夜，犬吠聲愈突顯，想像一幅風雪人歸的畫面，意境更在言語之外，詩中借鏡禪動靜不二本質，靈動生機、清空超妙。

動靜相生，喧寂相對，詩人從禪宗那裡借鑒過來的藝術辨證法，澄澈之心映照著自然萬物的動靜喧寂，劉長卿詩中寧靜幽寂卻顯活潑有聲，帶著寧靜的心境去觀照大自然，愈益體會萬物的本心，更多表現的是靜夜中的輕動微響。如：

夜泉發清響，寒渚生微波。（水東渡）  
秋月照瀟湘，月明聞蕩槳。（浮石瀨）  
夢間聞細響，慮澹對清漪。（和靈一上人新泉）

<sup>34</sup> 參見儲仲君：《劉長卿詩編年箋注》評述，北京：中華書局，1999.11，頁230。

<sup>35</sup> 同前註，頁404。

亂聲沙上石，倒影雲中樹。（橫龍渡）

竹房響輕吹，蘿徑陰餘雪。（宿雙峰寺寄盧七季十六）

泉響幽咽，皓月盪槩，空寂江水聽到的私語聲，朦朧夢間傳來的細碎聲，幽靜竹房聽聞的輕響，這些細響能被捕捉到，正是因為夜晚的寧靜到了極點，自然聲響襯托出極靜的境界，傳達出「動中的寂靜」禪家意趣，劉長卿用心諦聽著大自然的聲律，寫風聲、水聲、竹聲、林聲、泉聲……都是爲了要烘托靜謐的氛圍，禪家空靈清逸與詩人旨趣巧妙融合，再如：

寒山響易滿，秋水影偏深。（斑竹巖）

樹杪下歸人，水聲過幽石。（奉陪蕭使君入鮑達洞尋靈山寺）

詩中透露著空明難傳，澄澈湛然的靜謐和閒適，清梵、餘音、人語、水聲，劉長卿擅長用聲音來營造氣氛，聲音與人的感覺原是熱鬧喧嘩的，但這裡運用聲音的回響和餘韻，反襯出人煙罕至的幽靜，自然的律動，大自然的生機，經由外在環境而引發「清」、「空」、「靜」的內在感受。正如黃永武在《中國詩學》中說：「詩與禪，都崇尚直觀與別趣，或者是從矛盾的歧異中去求統一」。<sup>36</sup>禪機是展現生命力的機趣，與大自然的況味相感應，並進一步合而爲一，充塞著動態的美感和無心的和諧，禪以特殊的視野觀察世界、透析萬物，禪是活潑靈現的，所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用主觀能動性，去參悟、捕捉，就能品味生命的真趣，體悟生命的清光，劉長卿詩中已自然滲透禪意，呈現一種空靈美。

## 2、沖淡美

方回在《瀛奎律髓》評劉長卿詩說：「長卿詩細淡而不顯煥，當緩緩味之，不可造次一觀而已」<sup>37</sup>，劉長卿長期在山水與大自然中陶然自樂，促使他當下擺脫功名貶謫的羈絆，日漸形成一種淡泊的心境，這種沖淡閒雅的風格，表現在詩歌內涵中，形成一種淡淡的敘述筆調。司空圖說：「遇之非深，即之愈希，脫有形似，握手已違」<sup>38</sup>，以淡淡的敘述表現生活的真實，所謂的「沖淡」、「細淡」，其實是外淡內豐，似清而腴，而這種沖淡的審美觀，已與禪家不謀而同：

<sup>36</sup> 參見黃永武：《中國詩學—思想篇》，台北：巨流圖書公司，民 65.4，頁 224。

<sup>37</sup> 參見楊世明：《劉長卿集編年校注》歷代評論匯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9，頁 595。

<sup>38</sup> 所謂「沖淡」，司空圖說：「素處以默，妙機其微，飲之太和，獨鶴與飛，猶之惠風，荏苒在衣，閱音修篁，美曰載歸，遇之非深，即之愈希，脫有形似，握手已違」。

(1) 情感沖淡

「禪宗在士大夫那裡留下的，主要還是追求自我精神解脫為核心的適意人生哲學與自然澹泊、清靜高雅的生活情趣」。<sup>39</sup>中國士大夫追求的是內心寧靜、清靜恬淡、超塵脫俗的生活，這使得審美情趣也趨向於清、幽、寒、靜，自然適意、不加修飾、渾然天成、平淡幽遠的閑適之情，乃是士大夫追求的最高藝術境界，面對靜謐的自然、空寂的宇宙，抒發著內心淡淡的情思，又在對宇宙自然靜靜的觀照中，領略到人生的哲理，把它溶化到心靈深處。而奉行超塵脫俗的禪宗哲學，則常常尋向虛融清靜，平靜澹泊的審美趣味。禪門大德說：「道人心，譬如秋水澄淨，清淨無為」<sup>40</sup>，這種沖淡的人生哲學和審美趣味，隨著禪宗的興盛發展，逐漸為越來越多的士大夫所接受，長卿在詩中也多處受當時禪宗思想影響，寫下以情感恬淡為審美理想的詩。如：

水西渡

伊水搖鏡光，纖鱗如不隔。千龕道傍古，一鳥沙上白。  
何事還山雲，能留向城客。

花石潭

江楓日搖落，轉愛寒潭靜。水色淡如空，山光復相映。  
人間流更慢，魚戲波難定。楚客往來多，偏知白鷗性。

波光粼粼，水面下的魚兒嬉戲追逐，天色漸暗，江邊楓樹搖曳，山光景色澄澈寧靜，面對如此靜謐的景致，詩人心靈不禁沉靜澹泊，一切寄與白雲，融入自然而適意，無論是澄澈平靜的觀照方式，還是無心無念的生活態度，都造就出一種禪宗絕不激動，平靜澹泊的心境。這理性的靜穆，將人世的各種悲歡離合、七情六慾，引向空無的永恆，化為心靈深處的對物慾情感的淡泊，參禪悟道的結果，即便過著世俗的生活，精神的指向都是清高淡雅。又如：

登思禪寺上方題修竹茂松

上方幽且暮，台殿隱蒙籠。遠磬秋山裏，清猿古木中。  
眾溪連竹路，諸嶺共松風。儻許棲林下，甘成白首翁。

<sup>39</sup> 參見葛兆光：《禪宗與中國文化》，台北：里仁書局，民 76.10，頁 134。

<sup>40</sup> 《景德傳燈錄》卷九，參見（宋）釋道原編著：《景德傳燈錄》，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 75.4，頁 150。

偶然作

野寺長依止，田家或往還。老農開古地，夕鳥入寒山。  
書劍身同廢，煙霞吏共閒。豈能將白髮，扶杖出人間。

禪對詩的滲透，表現在弱化、淡化詩的情感色彩，將喜怒哀樂的強烈感情，化為恬淡超然的心靈妙境，在充滿禪意的詩歌中，有的只是「眾溪連竹路，諸嶺共松風」那淡淡的愉悅，「煙霞吏共閒」那種淡淡的惆悵，或是「儻許棲林下，甘成白首翁」那樣的擺脫一切思慮情感的境界。禪宗主張隨處領悟，反對束縛，一切都在本然中，一切都是淡然無為，「沖淡」的風格來源於一切不繫於心的主體心態。「文人們一旦以禪為詩，彷彿一下子就融入了自然，歸於了恬淡」<sup>41</sup>，在禪的影響下，劉長卿的審美情趣向著靜幽淡雅，向著適意澹泊，向著物我兩忘的境界發展，詩的美最終趨於寧靜、恬淡。

(2) 色彩沖淡

「習禪詩人的作品，很難看見鮮豔的色彩色調，即使有顏色的字，也是青白等色調」。<sup>42</sup>劉長卿即最愛使用白、青兩種色調，他喜歡用色彩來點綴景物，受到禪宗審美思想的影響，呈現一種淡淡的刻劃，以淡秀的筆觸，勾勒出一幅幅簡潔雅致的圖畫，對淡淨色彩的偏愛是與其心境相吻合的。如「白」色用語的喜愛：

何處隨芳草，留家寄白雲。春過裴虬郊園（時裴不在，因以寄之）  
誰見白鷗鳥，無心洲渚間。福公塔  
寒潭映白月，秋雨上青苔。遊休禪師雙峰寺  
日暮蒼山遠，天寒白屋貧。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豈能將白髮，扶杖出人間。偶然作  
黃花裛露開沙岸，白鳥銜魚上釣磯。青溪口送人歸岳州  
無勞白衣酒，陶令自相攜。九日登李明府北樓  
千龕道傍古，一鳥沙上白。水西渡  
清流數千丈，底下看白石。送杜越江佐觀省往新安江  
孤帆候風進，夜色帶江白。京口懷洛陽舊居兼寄廣陵二三知己

<sup>41</sup> 參見曹頌今：《禪意與詩興》，《中州大學學報》，2000.12，頁 17。

<sup>42</sup> 參見周裕鍇：《中國禪宗與詩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頁 265。

誰見汀洲上，相思愁白蘋。 餞別王十一南游  
虛牖閒生白，鳴琴靜對言。 留題李明府霽溪水堂

另外劉長卿也有許多「青」色用語的詩句。如：

隱隱見花閣，隔河映青林。 石樓  
青山春滿目，白月夜隨舟。 送勤照和尚往睢陽赴太守請  
青松臨古路，白月滿寒山 宿北山於禪寺  
古寺隱青冥，空中寒磬夕。 奉陪蕭使君入鮑達洞尋靈山寺  
獨向青溪依樹下，空留白日在人間。 送靈澈上人還越中  
江春不肯留歸客，草色青青送馬蹄。 送李判官之潤州行營  
搖落暮天迴，青楓霜葉稀。 餘干旅舍  
晤語青蓮舍，重門閉夕陰。 秋夜雨中諸公過靈光寺所居  
青鳥來去閒，紅霞朝夕變。 自紫陽觀至華陽洞宿侯尊師草堂簡同游李  
延年  
寒潭映白月，秋雨上青苔。 遊休禪師雙峰寺

這些「白雲」、「白鷗」、「白月」、「白屋」、「白髮」、「白鳥」、「白衣」、「白石」、「白蘋」、「青林」、「青山」、「青松」、「青冥」、「青溪」、「青楓」、「青蓮」、「青鳥」、「青苔」等，可看出長卿對淡淨色彩的偏愛，現代物理學證明，色彩並不具有實在意義，它乃是一束長短不一的光束，在人類視網膜上所造成的影像，或者可以說是人類以光波為基礎的主觀感受。以色調而言，青、白色屬於冷色調，往往給人以清冷、平淡甚至於內斂的感受，就深受禪宗影響的劉長卿而言，即以此來表現其意識底層。<sup>43</sup>青、白色搭配在一起，不僅以其簡潔明淨，造成爽快清空的審美效果，也使人由外在的執著轉向對內在情思的觀照玩味，創造出空寂、淡遠又含禪思的詩境。

#### 四、結語

綜觀劉長卿坎坷的人生際遇，與唐代社會和唐代文人的時代潮流相契合，

<sup>43</sup> 參見陳炎、李紅春：《儒釋道背景下的唐代詩歌》：「冷色調，如黑藍綠白等，往往給人以清冷、平淡甚至於內斂的感受，就深受佛禪影響的劉、韋詩派而言，雖不必再避諱任何一種色彩，但其意識底層更傾向於後者」，北京：崑崙出版社，2003.4，頁171。

在人生與藝術的兩個層面上，相互浸染並化為濃郁的禪宗情懷。

表現在詩歌中具有禪意雲的氣定神閑、淡泊閑適，像禪般隨緣任轉的態度，「雲」以其潔白的顏色，飄忽的軌跡，千變萬化的形態，賦予詩人豐富的聯想，創造出多采多姿的生命，劉長卿筆下的「雲」與禪緊密結合，呈現一種禪意美感。而鐘聲動靜不二，象徵著禪的本體，鐘的「清心」，使人清除雜念，遠山疏鐘，澹泊閑靜，宗教感情轉化為一種審美情感，將禪意轉化為一種詩情，鐘聲餘音繚繞不絕，劉長卿詩中體現了悠遠無窮的禪宗意境。

劉長卿從禪宗那裡借鑒過來的藝術辨證法，澄澈之心映照著自然萬物的動靜喧寂，詩中寧靜幽寂卻顯活潑有聲，禪機是展現生命力的機趣，與大自然的況味相感應，動態的美感和無心的和諧，劉長卿詩中已然滲透禪意，呈現一種空靈美。禪對詩的滲透，表現在弱化、淡化詩的情感色彩，將喜怒哀樂的強烈感情，化為恬淡超然的心靈妙境，在禪的影響下，劉長卿的審美情趣靜幽淡雅、適意澹泊，以淡秀的筆觸，偏愛淡淨色彩的白、青兩種色調，勾勒出一幅幅簡潔雅致的圖畫，創造出空寂、淡遠又含禪思的詩境。

## 參考書目：

### (一) 專著

- 楊世明：《劉長卿集編年校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9。
- 儲仲君：《劉長卿詩編年箋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11。
- (宋)嚴羽：《滄浪詩話校釋》，台北：里仁書局，民 76.4。
- (宋)釋道原編著：《景德傳燈錄》，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 75.4。
- (清)周濟等著，顧學頡校點：《介存齋論詞雜著》，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5。
- 丁福保箋注：《六祖壇經箋注》，台北：文津出版社，民 79.4。
- 古遠清、孫光萱：《詩歌修辭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民 86.6。
- 李森：《禪宗與中國古代詩歌藝術》，高雄：麗文書局，民 82.10。
- 周裕鍇：《中國禪宗與詩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
- 宗白華：《美學散步》，台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民 82.9。
- 宗白華：《美學與意境》，台北：淑馨出版社，民 78.4。
- 袁行霈：《中國詩歌藝術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6。
- 陳炎、李紅春：《儒釋道背景下的唐代詩歌》，北京：崑崙出版社，2003.4。
- 傅道彬：《晚唐鐘聲—中國文化的精神原型》，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6。
- 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80.1。
- 黃永武：《中國詩學—思想篇》，台北：巨流圖書公司，民 65.4。
- 葛兆光：《禪宗與中國文化》，台北：里仁書局，民 76.10。
- 蔣寅：《大曆詩人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5.8。
- 蔣寅：《大曆詩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8。

### (二) 期刊論文

- 郜林濤：佛教與劉長卿的思想和創作，《山西大學學報·哲社科版》，2001.12，頁 48—51。
- 張晶：禪與唐代山水詩派，《社會科學戰線》，1994.6，頁 226 - 232。
- 曹頌今：禪意與詩興 - 唐代山水詩創作與禪宗佛理之聯繫，《中州大學學報》，2000.12，頁 16 - 18。
- 彭壽綺：《唐詩中「雲」意象之承襲與延展》，中興大學中文碩士學位論文，民 87。

焦亞東：溪花與禪意 - 談禪宗對中國古典詩歌的影響，《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0.5，頁 93 - 95。

潘殊閑：劉長卿及其詩歌的宗教情懷，《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4.2，頁 131 - 134。